

东北秘境往事一百年<sup>之</sup>

# 狼王

张永军 著



在人和狼的生命中，最本能的需求都是活着。



东北秘境往事一百年<sup>之</sup>

# 狼王

张永军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王 / 张永军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东北秘境往事一百年)

ISBN 978-7-5399-7040-0

I. ①狼…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5006号

书 名 狼 王

著 者 张永军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特约编辑 曹红凯

责任校对 文艳丽

封面设计 罗久才

封面插画 詹 詹

内文设计 李慧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鸿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32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040-0

定 价 36.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写在前面

故事发生在与朝鲜一水之隔的东北山区。放马滩的主人熊占山通过一系列手段占据了那片区域。然而，由于放马滩的内部发生叛乱，放马滩的势力衰落。闯关东的汉子卫叔宝结合了放马滩的女当家人狼姑，借助狼姑的势力入主放马滩，使放马滩的势力在那片区域里再一次崛起。

但是，麻烦也随着卫叔宝的到来而来了。

卫叔宝推行的垦荒行为进展顺利时，却遭遇到山区狼群的报复。卫叔宝的猎犬随卫叔宝进山打猎时，为救助主人，通过搏斗战胜了许多大公狼，并成了狼王。此后，它却带领狼群向垦荒人宣战……

卫叔宝和狼姑的矛盾也在日夜萌生发展。而在放马滩的世界外面，又有强大势力窥视放马滩。放马滩一点一点面临了种种危机……

人与狼、人与人搏杀争斗的血性故事一一展开。

全书野气纵横，故事情节环环相扣。雪白血红，将引导你进入那个野性的区域……



# 目录

CONTENTS

写在前面 / 001

第一章 故事开始时的过渡 / 001

第二章 征服金雕 / 029

第三章 猎狗闪电 / 053

第四章 斗熊 / 079

第五章 成就狼王 / 105

第六章 垦荒 / 133

第七章 狼的计谋 / 157

第八章 分离 / 197

第九章 等待 / 231

第十章 死亡 / 263

第十一章 恩仇如火 / 291

第十二章 山河如梦 / 311

## 第一章

# 故事开始时的过渡

野性是一种难以说清楚的内在气质，是每个人都可能具备的气质。但野性是活的，如有生命似的，也是隐藏在身体里的。在某段恰当的时间段上、在某种事件的激发下，野性就可能被激活，并因野性的激活，从而改变了人生轨道。

放马滩熊家的故事从熊占山开始……

据说，熊占山的父亲是什么人他的母亲也不清楚，有人说是满族人，有人说是高丽人，更多的人说是从关内移民来的汉族人。因此熊占山连母亲的姓也不用了，指着一张熊皮说我跟了你姓，我就姓熊。从今后我叫熊占山，谁不叫我熊占山我这弓箭不饶人……

过了不久，熊占山就以凶悍扬名了……

这一天，是春夏之交的一个下午，那时夕阳刚刚降下。熊占山从山里采了一大筐野菜回来，正好撞上满眼春光——母亲光着两条大腿仰躺着让一个裸身男人骑着，男人的鼻子嘴巴抽着风箱……

熊占山歪头悄悄在一旁看，母亲闭着眼睛哼哼。等男人身上的汗淌成条条弯曲的小河了，熊占山说话了：“李老大你快下来，我找我妈，我饿了。”

李老大停止动作，扭头看眼熊占山，伸手向后一划拉就摔了熊占山一个跟头。熊占山的头顶在墙角上，听李老大说：“操！我操你妈呢！”

李老大动作不停，熊占山母亲脖子使劲向后挺，哧哧就笑了。



熊占山恼了，慢慢爬起来，照着李老大的屁股踹了一脚，脚印在黑乎乎的半片屁股上。

李老大冒火了，喊：“小兔崽子，老子宰了你个王八犊子！”

李老大转过身就愣了……

熊占山说：“李老大，我这会儿宰了你就不是汉子。你拿上你的弓箭出来，你宰了我，我的妈就归你。我宰了你，你媳妇你丫头就归我，我在院里等你。”

熊占山收了对准李老大的弓箭走出去，站在院里山梨树前，背对刺眼的阳光选好了位置。

熊占山的母亲却笑了，说：“这孩子闹着玩你别当真，他是饿急了。我赶紧做些腊肉给他吃，你也留下来吃饭吧。打他两下屁股就得了，可别打重了，他脾气倔。”

李老大摇摇光秃秃的头，抬手拍一下自家的脑门，穿好衣褂。伸手抓起硬弓却又坐下发呆。李老大是李家趟子屯有名的猎人，一手好箭法自然不用细说，和男人斗过多少次架他都记不清楚。李老大也不明白为什么和熊占山的母亲一干上那事就持久，像吸大烟对上嘴就不想挪开。这女人和其他女人不一样，能吸住汉子。李老大就想，宰了这小杂种省得日后麻烦。

李老大站起来，挥手贴了女人的屁股一巴掌，说：“多做些腊肉。我会给你个儿子的。”

李老大提着弓箭就出去了。

熊占山的母亲没理解李老大最后那句话，以为一会儿爷儿俩就能一同进屋吃肉，没想到李老大含了杀心。李老大说会给她一个儿子是指杀了她的儿子再给她种上一个儿子。熊占山的母亲喜滋滋地含着笑，穿好衣服去整制腊肉。

腊肉端上了炕桌，香味飘起来了，李老大和熊占山还没进屋。熊占山的母亲擦了擦手，又热上烧酒，就出去叫，她的脸就青了，坐倒了再爬起来扑过去，看到熊占山正用牛耳尖刀割下李老大裆里的零碎，顺手丢给猎犬，猎犬嚼嚼就吞吃了。

李老大站在院里，弓箭掉在地上，头向下垂着，一双眼珠直愣愣盯着脚背，左手还抓着身边一棵山梨树的树枝，咽喉上插着一支箭。

熊占山说：“妈，李老大还真行，死了也不摔倒，好香的腊肉味。”

熊占山说完，褪下裤子瞅着自己的裆里，用力挺挺腰，那玩意活了翘了。熊占山抬头看着母亲说：“妈，这样够用吗？”

熊占山的母亲脸色惨白得像白布，嘴角的皮肉在跳舞。

熊占山又问：“够用吗？妈？”

熊占山的母亲松松嘴巴上的皮肉，回答：“够用。”

熊占山笑了，说：“李老大的比我的壮呢。”

母亲说：“你还小，长大就壮了，就让女人靠你了。”

熊占山叹气，说：“我有了一个像你一样大的大媳妇和像我一般大的小媳妇，我先睡哪一个呢？”

熊占山抬头望着天空中晃悠着的白云又说：“妈，你别急。我给你找个更壮的来，他是面瓜，面瓜能干活对我好还听我的话。”

熊占山的母亲咽喉中滚动着一句话，想问，你是怎么射死的李老大？李老大射没射你？但她没敢问出口，她也看到朝着阳光的那棵山梨树干上，同熊占山前心一般高的地方深深地插着一支粗大的箭，那是李老大的箭，至少李老大也射出了一支箭。熊占山一箭就赢了大小两个媳妇，那一年熊占山十五岁……

面瓜姓佟叫面瓜，排行第五。佟面瓜的母亲嫁给佟面瓜的爸爸六年生了五个孩子。头一个是个女孩，长到四岁被佟面瓜爸爸抱走换了大烟。第二个也是个女孩，长到两岁被狼叼进了老林子。第三个是个男孩生下来就死了。第四个也是个男孩，长到周岁时，佟面瓜爸爸喝醉酒，用拳脚亲胖了佟面瓜妈妈的脸，妈妈一气之下丢下孩子回了娘家。只过了半天的工夫，再转回来给孩子喂奶，孩子却死了，是被喝醉酒的佟面瓜爸爸不小心翻身给压死了。妈妈又回了娘家，伤心过后被佟面瓜爸爸接回来就怀上了佟面瓜。

佟面瓜爸爸心里透着明白，媳妇肚子里的崽子不是他的。悄悄一打听，原来他的媳妇回娘家时和她表兄有了一小腿，媳妇的表兄挺有势力，是韩氏家族第二代大当家的手下。韩氏家族第一代大当家是韩边外，曾是清朝通缉

的金匪，人称金王，号称威震江东，开金矿，养乡勇，以夹皮沟为老窝，控制了东边道江东六个县的广大地面。媳妇的表兄是韩氏家族设在抚松大房子的当家人，佟面瓜爸爸不敢招惹还得好生侍候着。佟面瓜出生后，长到四岁只是光叫不说话，被断定是个傻子。不久佟面瓜爸爸吸大烟过量而死，妈妈对佟面瓜断了指望，把佟面瓜丢到临江街上就又嫁了人离开了临江，而她表兄更绝，根本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子。

临江街上一位善心的老太太收养了佟面瓜，等佟面瓜长到二十岁，老妇人也死了，佟面瓜就和熊占山在一起了……

佟面瓜有两大长处，力大无穷又奔跑如飞。有一件趣事，那时领养佟面瓜的老太太还没死，正病着，行脚的郎中需要鹿茸入药。

佟面瓜说：“咱没那茸。”

有人出主意叫佟面瓜进老林里去捉只活鹿取茸。佟面瓜空手就去了，不到一个时辰又跑回来要一根绳子，老妇人给了佟面瓜一根绑腿布。

原来佟面瓜出了镇子走入山林中的一个小屯碰上了熊占山。熊占山开玩笑告诉佟面瓜捉活鹿得用绳子。佟面瓜就跑回去拿来了老太太的绑腿布。熊占山看佟面瓜傻得实在，就想帮一帮佟面瓜。两人就一起进山了，这一进山，佟面瓜的本事突然就显出来了。

熊占山说：“瞧，那只是傻狍子没长茸没用，那只身上长花纹有角的才是鹿，你咋捉活的呢？咱们整个陷阱？”

佟面瓜抬腿就冲了上去，跑得居然比鹿还快，但他太笨捉不到鹿。最后，熊占山一箭射伤了梅花鹿，佟面瓜才一扑按住。鹿拼命挣扎，佟面瓜说：“别怕，就要你的茸。”手一搭梅花鹿的脖子，梅花鹿的脖子就断了，鹿蹬了几下腿，死了。

佟面瓜说：“乖，睡了。”

佟面瓜抱起鹿要走。

熊占山说：“再捉一只狍子吧，我家没腊肉了。”

佟面瓜说：“行，我再捉没角的。”

熊占山让佟面瓜把梅花鹿放在树枝上挂好。捉狍子比捉鹿容易，佟面瓜

发狠地追赶，豹子发疯地逃跑，跑着跑着豹子眼花了，一头撞到树上撞死了。佟面瓜提着豹子和熊占山回来取鹿，远远地看到一只黑熊把鹿从树上扯下来，一下一下地翻动，还用鼻子嗅。佟面瓜就急了，丢下豹子扑上去两手抓住黑熊肩头的毛皮猛一发力，就把黑熊摔出一丈多远，黑熊哼一声爬起来望着佟面瓜发呆。

熊占山吃惊地大喊：“是熊瞎子，你腿快你快跑……”

过了好半天，躲在大青石后面的熊占山听听没动静探出头来，看见黑熊晃悠着肥大的屁股向老林里爬去了，再找佟面瓜，佟面瓜提着梅花鹿早跑远了……

佟面瓜来了，是被熊占山硬捉来的，佟面瓜天生就惧怕熊占山。从老太太死后，熊占山带着佟面瓜狩猎、打鱼，两人十分亲近。佟面瓜也让熊占山给磨炼成了半个猎人，大脑一点点地开了窍。

熊占山说：“妈，面瓜来了，来和你搭帮过日子。”

佟面瓜歪头嘿嘿笑，双手直搓手心。

熊占山又说：“妈，从今往后别的男人不能到家里来了，你不爱自己脱裤子面瓜会帮你往下扯。”

熊占山的母亲脸色惨白、又紫青，最后红通通的了。她拿眼角瞅一眼像只大熊一样的佟面瓜哧哧就笑了。

熊占山说：“行了，面瓜你有地方睡觉了。记得每天打水、狩猎、捕鱼，把日子过得润一点，她再跑骚你就往死里揍，女人不揍不行。”

佟面瓜拍着手说：“我揍别人使劲揍，我不揍你妈妈。”

熊占山也笑了，眼泪却在眼眶里冲锋了。熊占山从板柜里拿出十块龙洋，低头想想又放回去七块，把另外三块揣在怀里吸一下鼻子喊：“妈，我走了，我过日子去了。”

熊占山坐在山顶草丛中的大青石上，这里离家已经几十里了，是熊占山平时狩猎的地方。前方被野鸭河环绕着的是一片十几顷的丛林地段，那里是环水滩。熊占山曾去过那里，而今天，熊占山动了住到环水滩里的念头。

熊占山遐想着，身子向后躺倒，柔柔的草在身下发出受辱的呻吟。头顶的阳光往下洒，整得熊占山浑身都痒痒。身边的蒿草散发出的气味使熊占山想到母亲身上的骚味。唉！熊占山叹口气想，等在这里安了家怎么的也得把妈接来。

熊占山由母亲又想到佟面瓜，熊占山嘿嘿笑了，又想到那碗酒。熊占山用三副鹿茸、五条鹿鞭从临江街上中医韩宝成那里换来一服药方，配上药冲酒给男人喝，男人就变成只能干事不能生养的骡子。熊占山头一服药开给了佟面瓜，熊占山不想让他妈再生出崽子来。

熊占山感觉到痒痒就脱了裤子捉虱子，接着停下了。熊占山的脑海里闪现出他妈和佟面瓜的那一番哼哈搏斗。

母亲说佟面瓜不会。还说离了汉子睡不安稳。就引着给佟面瓜，佟面瓜就干……边笑边抽出、逃开，说痒，骨头都痒。母亲就哄，像哄一条狗一样。最后佟面瓜尝到了甜头，声音扬起来震得房上的茅草都往下跑……

熊占山想，我打定主意了，先睡大媳妇，她像妈会干那事儿，得先学。我告诉过那一大一小两个媳妇，等李老大过了百日就去，算算已经一百多天了，李老大的坟头也快晒干了，也该去了……

李老大的媳妇把李老大了就带着女儿李招弟回了娘家，没等过百日她就嫁了，嫁给了王家趟子屯的光棍教书匠杨夫子。现下正张罗要把十五岁的女儿李招弟嫁出去，或能换些彩礼。杨夫子是一个穷教书匠，一年到头只有三两个学生肯学之乎者也。

杨夫子对李老大的媳妇很好，先把她洗干净，然后用舌头把她浑身上下涂了一层唾液……哑着嗓子就痛哭了，嘟哝：“祖宗有灵，让我没花一丁点的龙洋就娶了一个能生养且生养过的香香媳妇。”然后，杨夫子设香案拜过了祖宗才圆房。

李老大的女人虽有丈夫，李老大常在外面打食，不知窝里的母鸡早干渴得难以自慰，如今被杨夫子这么一睡，像久旱的田得到雨露，满足的时候就忘了熊占山这个小人，也忘了熊占山的话。

熊占山来了，是披着星星挂着一层露水来的……

这一天，杨夫子的媳妇缠着杨夫子在鸡叫时又做了回那事。媳妇犯懒趴在被窝里不起来，也不让杨夫子起来，隔着里屋就喊：“你要睡死呀招弟，还不起来烧饭，白养你个吃白食的死丫头。”

外屋小炕上的李招弟赶紧应了一声，揉着惺忪的眼睛爬起出门抱柴烧锅底。刚推开门，李招弟的眼睛飘出去就愣了，脸色惨白了，忽灵的眼珠撞了车，矮墩墩像条牛犊子似的熊占山正歪着头冲她笑，张得很开阔的嘴巴里一对虎牙格外醒目。

熊占山说：“你才起小媳妇，我也刚来。”

熊占山大步进了门，先向外间李招弟睡的小屋瞟一眼小土炕，吸了吸鼻子说：“被子太破该换了。”又一转身推开里间房门，一进门，熊占山吸着鼻子说：“打开窗子透透气，这他妈是啥味？”

抱在一起的杨夫子夫妻都惊得滚向了炕里。

熊占山端正地坐在教书匠唯一值得夸口的东西，那把太师椅子上。

杨夫子哑着嗓子问：“小兄弟你有何事？这么一大早私闯民宅非奸即盗。”顿一顿，杨夫子又说：“你这小家伙不怕我大耳刮子伺候你！”

熊占山往地上吐口浓痰，说：“我的两个媳妇都住你屋了，我也住你屋里，咱们四个就拉帮着过日子吧。”

杨夫子呀呀叫起来，急忙穿裤子，边穿边说：“等着我收拾你、我一准地收拾你……”

杨夫子的媳妇拥紧被子说话了：“小占山，你这孩子杀了招弟她爸，我没去官府告你，你还想咋样？”

杨夫子听了媳妇这番话腿就抽筋了，躺下直哼哼。李招弟红着脸走进来拉了一把熊占山说：“我娘找个人家也不容易，你放过我娘，我跟你走。”

熊占山却摇摇头。

李招弟又说：“娘儿俩哪能做你一个人的媳妇，那多羞人。”

熊占山说：“你爸咋把马寡妇母女都睡了，我咋不行？”

李招弟垂下忽灵的眼睛说：“那好，我就不跟你走了，想不到你和我爸

是一样的狼。”说完，李招弟忽灵的眼睛眨巴几眨巴，眼圈先红了，缓缓地一对一对的泪水往下砸，粘上屋地上的尘土就滚成一个个的小土球。

熊占山开始叹气，叹气的熊占山忽然站起来扯过杨夫子的媳妇就贴了几拳，揍得媳妇直号叫。杨夫子躺在炕上闭着眼睛抱着腿哼哼得比媳妇的声音还大。熊占山摸出三块龙洋往媳妇身上一丢，杨夫子媳妇以为又要打，吓得妈呀一声滚到炕角。

熊占山却哐地跪下了，说：“丈母娘，我带招弟走了。”

李招弟也跟着跪下叩了几个头，却没说话，拉着熊占山就走了。

走时听到杨夫子媳妇说：“他打我你咋不管？”

杨夫子不叫了却说：“我咋管你女婿啊？再说，他给了龙洋呢！”

李招弟扯着熊占山的手走出王家趟子屯，李招弟的兴奋就显露出来。李招弟问：“占山哥，你咋不揍杨夫子几拳，他想占我的身子呢。”

熊占山正为丢了一个媳妇懊恼，听了应道：“占了吗？”

李招弟说：“没占，我妈缠杨夫子缠得紧，我夜里都不脱衣裤。你看！”

熊占山的眼珠打了一下架，问：“干啥把衣裤都缝一起？”

李招弟脸抹上一缕腮红，说：“我给你留着呢。你不知道我不是爸亲生的，是爸对不起妈，妈就和一个关内参客有了我。爸对我不好，你杀了他我不恨你，你是个真汉子呢！”

熊占山一下抱起李招弟向草丛里跑，说：“说得我心里打鼓，我要看你也是个丫头还是个姘头……”

草丛中传出一声痛快的号叫，从此临江区域内就少了熊占山和李招弟……

十七年后，东边道江东六个县的韩氏家族大当家传到韩边外孙子的这一代，却失势了。韩氏家族所设的大房子的当家人就传到了王家庆和马宝傅这一代，这两人的地盘比韩氏家族以前缩水了，只占据了抚松、江源、白山三个县，其他县域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多股势力……

同年深秋，临江的山川丛林挂满了毛茸茸的白霜，老辈人说这是百草挂孝，今年准有血光之灾，不定应在哪沟哪屯。就在一个百草挂孝的秋夜，整

晚的风哭号得一紧一松像抽风。临江县的居民被一阵奔跑的马蹄声震醒，那马蹄声足足响了半个时辰才消失。

几天之后，临江区域的山民才知道，是十七年前认熊为姓、嫁母出走的熊占山带着三十九条汉子回来了，在临江环水滩设立了大房子，并放生老马十六匹，环水滩就改名叫了放马滩。

有人曾见到熊占山回老屋接他妈和佟面瓜，那人说：“长得像头野猪似的熊占山带着一个高挑身段生着一对忽灵眼的俊俏女子，和一个同样身材高挑美得邪乎的大丫头，大丫头有十七岁，手里还牵个黑壮的小蛋子。”

后来发生了几件事，山民们才知道，俊俏大丫头叫狼姑。

放马滩中真正传出威名的是狼姑……

十七年前的那个早晨，熊占山在草丛里把李招弟睡得大叫的时候就种下了狼姑。李招弟生下狼姑时没奶。熊占山就带着娘儿俩进山搭了个木刻楞。熊占山不理睬忧愁悲伤时而流泪的李招弟，他说：“饿死就不是我的崽！”

老天爷却很关照快要饿死的狼姑。熊占山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一窝狼崽，他有了主意，搭陷阱捉住母狼杀死了狼崽，用母狼的奶养活狼姑。从那时，李招弟为了感谢那只母狼，就叫了女儿狼姑，狼姑就成了女儿一生的名字了。

狼姑一周岁时，熊占山才把瘦成枯木的母狼放掉。母狼却不肯走，熊占山一狠心，宰了母狼就埋了，为此和李招弟还吵了架。熊占山带着母女俩出了山去了抚松县。凭着手中的老山参和毛皮，熊占山换了笔龙洋，便在临街的胡同里租了一座房子，想安定下来过上普通人家的日子。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个姓王的孤寡老太太，熊占山并不知道这位老太太是位有势力来头的人物，老太太一眼看中狼姑认做了干孙女。

有天夜里，熊占山出门小解，无意中一抬头，看到一个人从门外飞进了院子。熊占山以为是贼刚想上去捉，那人张口一说话把熊占山吓了一跳，原来是王老太太，她说：“年纪大了忘性就大，忘了带钥匙了。”

熊占山看看近丈高的院墙，再看看瘦成人干样儿的王老太太就呆愣着说不出话来。



王老太太又说：“看你也是条汉子，整日闲在炕头上也不是办法，唉！现今的年轻人还没出息了，世道又乱，想找个出身难啊！”

熊占山机灵劲回来了，忙说：“求老人家指条明路。”

王老太太说：“你去投奔韩大当家的吧，整个出身回来接她们娘儿俩。十年八年的我还能活，我这身破烂也就传给狼姑了，小丫头投了我的脾气。”

熊占山知道韩大当家就是韩边外的孙子，现今韩氏家族的第三代当家人，也是受朝廷奉养的，准许养兵屯边的地方官。熊占山将信将疑地拿了王老太太的书信走了，在韩大当家嘴里才知道王老太太早年是鸭绿江水域木帮女龙头。九年后，熊占山带着两名随从回到抚松住了半个月又走了。熊占山走后李招弟的肚皮鼓起来，生了熊边外。又过了六年，熊占山带着三十几个兄弟立志回乡干一番事业，再次回到抚松时，王老太太已经死了，熊占山就带娘儿仨建立了放马滩。

熊占山住进放马滩的头一件事，就是给林海方圆五百里的所有村屯、绉子<sup>[1]</sup>送礼问候，说明只是辞官归乡建座屯子以求生计，绝无其他野心。其实熊占山在韩大当家手下根本没做官，只是个随从中的头目，管着几十号人，干着养马、驯犬之类的活计。韩大当家因为这一带金矿的主权和以日本商会势力为主的外来势力打了几架，结果失了势，占据的六县地盘散了，熊占山就将韩大当家一百多匹马一千多块龙洋几十条枪一起卷了回来，那帮兄弟也跟了来。

熊占山首先带着兄弟围着放马滩转了两圈，为了出入方便选了东南、西北两个方向建了两座木桥，是实打实的那种建在河岸上的木桥，不是其他寨子的那种能拉起的吊桥，这就说明熊占山只想做财主过安生点的日子。

两座木桥刚刚建成，占据棋盘岭的赵大棒槌带着全部人马杀来了。熊占山也不含糊，也把四十几条枪架起，双方隔着几十丈一触即发。熊占山记得曾经叫人着重拜过棋盘岭，是否无意中得罪了人家也整不清楚。

熊占山喊：“赵大当家，今几个是路过还是咋的？”

---

[1] 东北方言，指土匪帮伙。